

(161)

而覺甚卻不然。他比哥哥更熱情些，性子更急躁些。他也打算溫習功課，可是他癱瘓的書，心裏反而更煩躁了。難堪的寂寞開始來折磨他底心。無名的苦惱也來包圍他。那把椅子好像放在烈火上面，他一刻也不能坐，便長嘆一聲翻開了書站起來。

「出去走走，心裏煩得很。」

「好，快點回來，後天就要大考了，你也該多過溫習功課。」戴民溫和他說。

寬慧答應一聲就步出房來，一個人往花園裏去了。

進了花園好像換了一個境界，他覺得心裏稍微平靜一點。他慢慢地走着。

銀白的月光亂灑在地上，到處都有蟋蟀低微切的叫聲。夜底香氣瀰漫在空中，織成了一個柔軟的網，把所有的景物都罩在裏面。眼睛所接觸到的都是罩上這柔軟的網的東西，任是一草一木，都不是像在白日裏那樣地現實了，牠們都帶着模糊而空幻的色彩，每個都隱藏了牠底細微之點，都保守着牠底秘密，使人產生一種如夢如幻的感覺。

寬慧漸漸地被這些景物牽引住了。他平靜地欣賞着周圍的一切，他對牠們感到了興趣。他信步走着。他走着元宵夜他們遊湖時所走的舊路。可是他並不同憶那時的情景和那時的游伴。

影。他把眼睛放開去看，水裏現着一個藍天半圓月慢慢兒在那裏移動。猛然間出乎意外地水裏現出一個美麗的面龐，這面龐曾經一度是他所極其寶愛的。他底心開始痛起來，他又在思念她了。

他掉過頭不敢再看水面，他急急地走過了橋。他極力和那個思念掙扎。他終於勝利了。他過了橋，走到草地上，無意間又看見那隻繫在柳樹上的船。這也給他喚起了往事。他連忙避開他，又從圓拱橋走回到對岸去。

他沿着湖畔的小路走，走完了松林，轉彎到了水閣前面。他打算開了水閣底門進去歇一會兒，忽然他看見前面假山背後起了火光。他喫了一驚，幾乎要叫出聲來。他在玉蘭樹下立了片刻，靜靜地望著假山那邊。火光還是一股一股地直冒著，不過並不大。這時候在這地方怎麼會有火光？又沒有聽見什麼聲音！他始終回答不出這疑問，於是壯起胆子輕腳輕手地向那邊走去。

聲響轉過假山，並沒有看見什麼。火光還在斜對面一匹假山背後，他又向那匹假山走去。一轉彎就看見一個女人蹲在地上燒紙錢。

「你在這裏做什麼？」他驚怪地大聲問道。

那女人喫驚地站起來，擡起頭望着他，叫了一聲「三少爺」。

他認得這是喜兒，便寬寬地說：「原來是你！幾乎把我駭了一跳！你在給哪個燒錢紙？怎麼跑到這兒來燒？」

懷疑吸毒

彩色夢

玄小佛

(12)

(12)

我現在很愉快。」

有沒有興趣說說，為什麼深更半夜哭得兩眼紅腫？」

丘盼妮的光腳丫，埋進沙裏。

「你是人家兒子，還是人家的丈夫？」
「我啊，目前是人家的兒子。」
「你在家受重視嗎？」

「那當然，不重視我，難道要重視我們家那條大狼狗？」

「我是個拖油瓶，五歲的時候，我爸爸就去世了，我媽媽改嫁給姓陳的，那個人的

倪小桐相當意外，這個看來倜傥，任性

「在陳家，我像個局外人，我尤其傷心的是，我媽媽很吝嗇給我一點愛。」

腳丫從沙堆裏抽出來，丘盼妮的下巴，
擱在膝蓋骨上。

給她生的兒子，要給她丈夫前妻的兩個孩子，她把自己全給了陳家，我姓丘，哼，誰在

丘盼妮端起空酒杯。

了，他替丘盼妮倒滿了酒，臉上的表情，再沒有這般正經過。

「今天晚上，妳爲什麼哭呢？」

丘盼妮不講話，一口一口的嚥着酒。

風輕輕飄拂，浪聲有節拍的起伏，燭光微微的跳動，一切都顯得那麼安詳。

丘盼妮吸了一口含鹽味的冷空氣。

「倪小桐，談談妳吧。」

「我很簡單，吃吃喝喝，追追漂亮的女

孩，花老子錢花慣了，沒什麼上進心，這輩子沒面對過什麼重大的事情。唯一担心的是我老子要是垮了，我是去賣茶葉蛋呢，還是去擺地攤？」倪小桐一笑。

「你很難實。」

「沒辦法，誰叫我長得一臉沒出息的一副相。」

丘盼妮歪着頭看倪小桐。
「你爲什麼對我有興趣？」
「你忘啦？我喜歡漂亮的女孩。」

「我很漂亮嗎？」
「一等的漂亮。」

「你正經的談過戀愛嗎？」

「正不正經我倒不清楚，反正，我覺得自己每天都在談戀愛。」

都沒有。

丘盼妮看了看錶，清晨五點了。

「帶你去吃豆漿好不好？」
「現在？」

「不是現在，還要等到太陽出來呀。」

× × ×

丘盼妮回到家，已經是中午十點了。

丘盼妮沒回答。

「說呀，去那兒了？」

「跟朋友出去玩兒了。」

「從昨晚到現在？」

胡慈珠失望的盯着女兒。

「妳爲什麼總做叫人失望的事。」

「媽——，我要睡覺了。」

「站住！」

陳伯伯不限制妳花錢，可是，他也是開銀行的，七八十顆的珍珠，妳當那是做的，老王在你窻口外草坪上看到，撒

丘盼妮心絞痛了，她什麼也懶得說。
「一屋子的烟頭，床單都燒破了，盼妮

「這個家，有誰像你這麼不像話？你不要以為，妳是個女孩，妳不是風塵打滾的，妳怎麼總做叫人寒心的事？抽煙，喝酒，徹夜」

「媽——。」

有一天妳會明白，妳有一個世界上只

快樂的女兒，這個女兒極力的要討好妳，極力的要在妳面前建立好印象，可是，妳

上盼妮的聲音愈來愈小，她幽黑的眼
裝滿了冤柱和委屈。

「要做得讓妳高興，妳呢？妳肯花點時間去
想嗎？」

胡患珠一點也沒留心女兒那難過，受氣的臉，她沒有耐心的皺着眉。

富劉
油漆 木工工程
新電話 879-4389
地址: 636 E. 14 Ave